

一个人的书情

每一片花瓣都是火焰

□汤素兰



日子流水般逝去了。坐在时间的舟中，时而需奋力划桨，时而流连于两岸风景，然而最惬意的，还是手中握一卷书，慵懒地躺在舟中，读着，思考着，品味着，悠游于字里行间，和作者一起歌哭生命，评说事功，一任时光流逝而不觉。

读《**狗来了**》的时候，是在年末。那时候，我的拉布拉多犬阿布刚刚被恶性肿瘤夺去生命，阿布和我们共同生活了将近7年，它忠诚，善良，不仅我们全家人喜欢它，同时也赢得了左邻右舍的喜爱，是小区的明星犬。读到关于狗的故事，感触就更多了。狗是我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关于狗的故事，感人至深的不少，比如《灵犬莱茜》《忠犬八公的故事》《导盲犬小Q》等，但这些都是以狗的生活为原型的动物故事，而以狗为主人公的童话故事，出色的却不多。我个人的阅读印象中，美国作家威廉·史代格的童话《**帅狗杜明尼克**》里的帅狗杜明尼克是最有个性的，它活泼好奇，勇敢慷慨，还有对于它所遇见的一切都“深情一闻”的热情天性。而奥地利作家涅斯特林格的童话《**狗来了**》，写的是一条老狗的故事。狗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老伴也过世多年，于是，狗决定离开家，到辽阔的世界去走一走。狗因为自己丰富的阅历与智慧，还有善良与忠诚，做了许多不同凡响的事情。但是在狗的一切功绩里面，最出色的当数冒充代课老师时对于学校教育方式的一系列改革。这部作品和涅斯特林格的《**黄瓜国王**》一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但是写得有趣。作品的内容，传达的思想，表现的趣味都代表了一个作家本人的阅历、思想与趣味。我们的有些作品很难看，是因为作家自己就没有深度，也没有思想作家自己就很无聊。在《**狗来了**》这个作品中，作家本人的教育思想，对于人生的思考与选择，对于人生意义的看法，在狗的身上，在狗的搭档熊的身上体现了出来。所以说文如其人，一切作品都打上了作家自己的印记。

近年来译自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颇多，前两年主要有新蕾出版社的国际大奖小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彩乌鸦”系列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全球典藏儿童文学书系”，今年我又读到了一套“耕林精选大奖”小说。这套书里有两本童话《**脑袋里的小矮人**》和《**冻僵的王子**》也同样是涅斯特林格的作品，两本书的主题都是写单亲以及家庭关系。只是主人公的身份一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位“王子”，另一个是当代的一位刚上学的女生。《**冻僵的王子**》里有些想像极为奇妙，比如王子的父母离婚后，王国被分成两半，双方都不愿意放弃小王子，小王子为了不让父母伤心，就把自己的床架在流经王国的河流的最窄处，为了公平，保证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轮流着把头朝向爸爸妈妈的王国。但《**脑袋里的小矮人**》除了反映单亲家庭及其复杂的关系之外，另一条主要的线索是小主人公安娜和同班同学彼得、赫尔曼之间的“爱情”，这个话题对于我们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应该是

陌生的。在故事中，主人公安娜只有6岁，但是，她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的成熟，相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至少应该是12岁，所以读起来总觉得有些不自在。

“老小老小”、“隔代亲”这些词我们都不陌生，但在表现祖孙之间关系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却不是太多。以前读过《**苹果树上的外婆**》和《**外公是棵樱桃树**》，今年又读到一本《**蛋壳里出来的奶奶**》，作者是捷克作家伊娃·普洛查兹科娃。故事真切地反映了一个没有祖父祖母、外公外婆而又被父母忽略的孩子内心的幻想。发现孩子内心的渴求，表达孩子的梦想，理解孩子的感受，是一切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前提。

对于2011年的中国读书人来说，马尔克斯正式授权的《**百年孤独**》中文版的出版是一件文化大事。这表明我们的版权意识增强了，同时也提醒我们多年前读过的《**百年孤独**》都是盗版。虽然多年前我也读过该书的盗版，而且那个独特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让我过目不忘，但为了表达对这本名著的敬意，我又郑重地买了一本由“新经典”推出的正版的《**百年孤独**》，并且重新读了一遍。虽然自马尔克斯之后，从一流到三流的作家都能娴熟地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百年孤独**》严密的结构、巧妙的构思、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超拔的想象，还是再一次给我带来了阅读的惊奇与震撼。它再一次提醒我们经典是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化的，经典是常读常新的。

有一本书，封面上有一个巨大的红色“救”字，触目惊心，正是这个巨大的红色“救”字吸引了我，于是，我买回来一本细读。这本书就是——《**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它是一部分一线专业老师对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的审视和梳理。因为对孩子的拳拳之爱，一群极具专业素养的老师们开始质疑被奉为圭臬的权威教材，把他们质疑和研究的成果汇成了这样一本书。回顾我自己的求学生涯，教材几乎是构建我们当年的知识世界，特别是精神世界的主要部件。作为学生的我从未对教材产生过怀疑，我相信今天大多数学生和老师对于神圣的教材也像我当年一样，从来不会产生怀疑。所以，这本书是具有警示意义的。

蒙台梭利说，一个人是在他的早年形成的，童年构成了人一生最重要的部分，成人的幸福与他在儿童时期的生活紧密相关，所以，对儿童的任何影响都会影响到人类。然而，如何对儿童产生好的影响，如何对儿童施以更合适的教育，需要我们以了解童年的秘密、了解儿童本身为前提。因此，在我的书橱里，除了文学的经典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教育学和有关儿童教育方面的书籍。因为写作和教学的需要，2011年我又重读了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苏霍姆林斯基《**给青年教师的信**》、吉姆·崔利斯的《**朗读手册**》等书籍。这些书籍告诉



我，一切教育的基础是爱，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更加美好，而最好的教育是激发儿童的自觉，让孩子自我教育，自我创造。要达到这个目的，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最浪漫的学校，也是儿童最乐于接受的教育。

《**儿童天生就是诗人——儿童诗的欣赏与教学**》这本书里的许多事例就印证了我的上述看法。这本书的作者丁云本身是一个老师，有一间小小的教室，教室里有40个孩子。她读诗、写诗，也领着孩子们读诗、写诗。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的童年里有了诗意的底色，于是，当一个孩子看到春天的第一朵花时，写出了这样的诗句“花儿是闹钟/把春天叫醒了”。另一个孩子用橡皮把字擦掉的时候，冒出了这样的话：“橡皮和字/闹矛盾了/橡皮不想/看到字/就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吃/掉”。读到这样的童诗，看到这样的课堂，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回到童年，回到课堂，让生命中本能的缪斯复活。

关于儿童文学研究的书籍一直很少。但非常幸运的是2011年我读到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这些书籍为我们提供了西方学者阐释儿童文学的方法和研究途径，极有参考价值。还有一本由徐兰君和安德鲁·琼斯主编的《**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是2008年一次国际会议的11篇论文的结集，这些文章时间上从晚清到上世纪50年代，从文学、教育、历史、电影等方面探讨了“儿童的发现”在中国文学及文化现代性中的丰富意义，将“儿童的发现”不只放在“儿童文学”的范畴，而是广泛的文化实践的意义上来考察和研究，读过后颇有启示。

朱熹说，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但现在的读书人，要做到这三到实在不容易。一则因为书太多，时间不够用，许多书只能粗略过目，了解个大概；二则，也因为有些书虽然眼到了，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到心里去，因为不值得为它操心；还有的书，甚至连眼也不值得。至于口到，是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了。虽然也有朋友说，好的句子是写进耳朵听的，应该读出来。但也有人说，我们现在已经将“读书”变成了“阅读”，于是，只“阅”不“读”了。



每次回顾一年来的阅读，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唐代诗人的两句诗：“疑此江头有佳句，为君寻取却茫茫。”也实在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一年年飘风骤雨、落花飞雪，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来不及去仔细欣赏那些天机云锦般的细腻风光。诗人沃尔科特曾经抱怨过，他的手指要拂过弗罗斯特、艾略特、庞德、叶芝和希尼等众多大师的诗集，才能挑出一本几乎是被遮蔽在大师们中间、所幸还闪烁着自己微弱的光芒的《**拉金诗选**》。可是我们的“**拉金诗选**”，往往不是被掩藏在大师丛中，而是被淹没在成千上万种由商业市场裹挟而来的、平庸而功利的、属于“快速消费品”的读物之中。因此，必须越过无数平庸之书的泥潭，才有可能采摘到一本好书的花朵。

经典的辽阔

2011年，有两位儿童文学老作家的大型文集，分别在北京和南京陆续推出。这就是《**葛翠琳作品全集**》（全18册）和《**我喜欢你·金波儿童文学精品系列**》（全15册）。这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宝库中的“双璧”。

《**葛翠琳作品全集**》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集”，却也几乎囊括了葛翠琳从事文学创作60多年来的全部作品。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童话《**野葡萄**》，是葛翠琳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这篇童话不仅成为新中国短篇童话的经典名篇，也被翻译成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字。这篇美丽的童话也奠定了葛翠琳毕生童话创作的一个基调，那就是：表现真善美的永恒主题；讲述带有泥土芬芳和现实生活气息的、能够反映伟大的民族性格和善良的人道情怀的美好故事；追求鲜明的民族风格；注重语言文字的生动和优美，在语言的韵致、音色和节奏上，都精雕细刻，力求完美和独创性。葛翠琳的童话里，充满了对于弱小生命的同情、关注、爱护和道义上的支持与安慰。那是一种母亲般的宽厚、温暖和伟大的慰藉。这源于她对人生最真挚的理解、宽容和热爱，源于她对人的钟爱。她的内心里有过深深的创伤和悲苦，但她对这个世界有过深挚的爱，有一颗爱国爱人、克己忍耐、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跆拳道精神”。作品立意高远，蕴涵深刻，一

金波的作品具备了经典儿童文学所应该具备的美质和“永恒性”。真、善、美、爱的主题，对于童年的记忆与追寻，对于大自然的绿树与花香——即他笔下的“大地的花宴”的礼赞与歌唱，献给母亲的无限的爱敬，以及人与世界的际遇与和谐，生命中的相逢与别离……所有这一切，在金波的作品里，都超越了狭隘和琐碎的个人色彩，而变成了一种在全人类的情感和智慧中具有普遍和永恒意味的歌唱。他的作品，无论所选择的形象还是语言、文字乃至音韵，也都是澄澈、优雅和唯美的。阅读金波的作品，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无论是他的散文还是童话，更不用说他

的诗歌了，都充满浓郁的诗性，都弥漫着强烈的抒情意味。他的许多短小的篇章，哪怕只有三五百字，也都像小树林中的水滴、沙砾中的钻石、草地上的金色小花，映出一个澄澈、明亮、阔大和丰富的文学世界。又像在春天的田野上奔腾的花溪、蜿蜒的小路，一路散发着温润、芬芳的励志精神，把读者引向辽阔深远的地方。

长篇小说的灿烂

如果稍微仔细地去辨别一下，我们会从不少资深作家的创作轨迹和作品中，甚至从他们的语句的步态上，依稀可以看出，他们是否已经有点疲倦、懈怠或失去从前的锐气了，但是也有一些新锐作家，用他们的一部部结实的新作，给我们证实了真正优秀的作家必须时刻保持一种强健的创造力和一种火热的写作耐心，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进入最壮丽的写作胜境。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黑狗哈拉诺亥**》，是从北方草原传来的充满野性的呼唤。两只黑色大狗坎坷艰辛的成长过程和惊心动魄的生存经历，铸就了一段充满野性和血腥气息的“旷野传奇”，也谱写了一篇用天边的篝火和北国浩荡的风涛交织而成的草原史诗。黑鹤热爱和熟悉北方的草原，对生存在草原和山谷中的各种动物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所以写起它们的故事来，左右逢源、激情澎湃。小说里流贯着一种博大的自然伦理和大地道德，一种广阔的生命关怀。

陆梅在2011年推出了《**当着落叶纷飞**》的新版本。小小说写的是令人痛心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故事。这些留守儿童，就像荒地里的野草一样，在四季的风雨中独自生长。小说里所写的这些孩子的成长环境和生存状态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作家对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儿童的关注，带有强烈的社会道义感和责任感，表现了一种积极的介入姿态和勇于担当的情怀。这是一本真实而沉重的社会问题小说，难得的是，整个小说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光明，一种足以把我们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也把那些在被忽略和被遗忘的瘠薄的地方像野草一样顽强生长的孩子，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光明。

翌平在这一年出版了《**早安，跆拳道**》。这部小说承续了他的获奖作品《**少年摔跤王**》的主题和风格，把故事背景放在跆拳道练习场上，极力张扬了一种爱国爱人、克己忍耐、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跆拳道精神”。作品立意高远，蕴涵深刻，一

了，C的矛盾还没解决完，又一个矛盾就搁在那儿了，所以我写《**七个人的偶遇**》，绝对是一个悬念跟着一个悬念走，看似平常的事儿，但是有悬念在那儿搁着。电影剧本要是没悬念了，人家就不看了，睡觉了。小说也是如此。

孙玉虎：《**七个人的偶遇**》的叙述语言可谓京腔京韵十足，可以说这也是您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称得上是“京味小说”。

夏有志：过去有人说过我的语言幽默啊，诙谐啊什么的，但是“京味小说”是你第一个说的，我同意。这个“京味小说”又不能是老京味，北京很老的话，我基本不用，语言是发展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太老的语言也不行。我从小就是在街巷市井中长大的，菜市场啦，自由市场啦，小戏园子啦，说书场啦，耳濡目染，无形之中这种语言就在心里了。再一个是我的街坊，还有我母亲，她虽然是东北人，但是她一说口京片子，又夹杂了好多东北话。刚写儿童文学一两年吧，我发现了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忽然就勾起了我对北京话的喜欢了，但是呢，这是新京味，又不能太老，让小读者看不懂。所以曹文轩有时候就特羡慕我，他说你这个话它明明白白不是普通话，但是全国人民就认了。梅子涵也跟我说过，说我们上海有好听话挺好的，挺有意思的，但是全国人民不认。那我说我就占点儿便宜，虽然它不符合语言的规范，但是全国人民认了，既然认了，我就那继续使了。其实这是一种对生活的喜爱，你在生活中老咂摸着，哎，这句话这么说有意思——可能别的行业的人不管这个，但

种重寻少年英雄梦想、重塑少年英雄品格的大主题，贯穿在整个故事里，给读者带来了一种久违的英雄主义的浩然正气，一种勇者无敌、仁爱无疆、敢于进取、敢于担当、催人向上的励志精神。

王勇英的“**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包括《**巴澎的城**》和《**风说话的青苔**》《**弄泥木瓦**》）《**花一样的村湾**》（四册），是这一年里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收获。这是一套散发着浓郁的南方水田稻花气息，彰显着客家乡土文化魅力的儿童小说，作品里细节密集，生活气息浓郁而芬芳。尚未被现代工业蚕食和污染的淳朴的农业生态，散发着艾草、稻花和杨梅花的清香。还有痴心热爱自己乡土的乡村教师、人情怡怡的邻里关系、热闹祥和的小乡村生活，以及正在成长和渴望远游的新一代客家孩子恋意、快乐而又带着点甜美的忧伤的童年生活……对于王勇英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心灵回归”和“写作回归”。

儿童文学的澄澈与美丽

如果要推选2011年度“最美的儿童文学”，那么张洁的《**月光之舞**》和《**爸爸的灯塔**》是我的首选。这是“**张洁美文**”系列在本年度里新添的两册。张洁心地的善良和纯净，写作上的沉潜和安静，还有对文字的澄澈之美的执著追寻，成就了作品如宝石一般的美文品质。这两本书的文体介于小说、散文之间，深浅适度，剪裁得当，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诗意和温暖的童年眷恋，就像点亮在冬里的一盏盏小小的雪灯一样，闪烁着童心的微光，散发着人性的温暖。这样的作品也充分地证实了美文大师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个观点：对生活，对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留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一个人如果在后来漫长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有可能成为诗人和作家。

《**秦文君美文悦读·一只八音盒**》，也是本年度里一部美丽的散文作品。相对她的小小说而言，这一篇篇别出心裁的散文，或许更像一条条秘密的、时有岔岔或相互交叉的小径，但终点都可通向她明亮的心灵花园。这些散淡而精致的文字连接起来，正好呈现了作家从童年时代直到今天的澄澈的心灵史。我们从中也可隐约寻绎出作家的童年、成长、青春、亲情、写作、思想的深深浅浅和曲曲折折的轨迹。女作家把一些琐碎的往事写得恬静、温馨而亲切，使一些原本只属于私人生活中的小小的欢乐与悲伤，通过自己心灵泉水的润泽，而超越了狭隘的个人色彩，变成了一种人人都能够引起共鸣的文学作品的主题，变成了一种具有永恒和普遍意味的精神忆念。

如果说，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品之间也存在“竞争”，那么，儿童文学最后的竞争，也必定是作家的人格和道德境界以及整体修养的竞争。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孟子不就如此提醒过我们吗：“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谷子和葵花垂下头的时候，一切就都饱满了。请记住那些付出了艰辛的心灵的燃烧，每一片花瓣都曾经是火焰。

你是搞写作的，语言就是你的工具，作画，语言就是你的油彩，你要红的黄的蓝的绿的，你调啊，所以我天生有一种别人一说完话我就咂咂嘴咂咂滋味儿的习惯。

孙玉虎：您心目中的好小说是什么样

的？

夏有志：也许我写的时间比较长了，我觉得成熟了，应该出东西了。“东西”都是什么呢？一是要出好故事，但这是层次比较低的，你没故事，这小说，特别是长篇，不行。第二是出人物，有的人小说写得一般，但人物写得特别招人喜欢，这层次又高一点儿的。但是还不行，第三是要出味道，有的时候好东西看完了以后说不出来的滋味，真正的好东西不像语文课上说的那样通过什么表达了什么，它是很难说得清的。真正的小家他知道小说藏在哪儿，或者别人还没怎么明白呢，忽然他就悟到了。同样一件事，你可能还没什么感觉，他就觉得这是一部小说。一部小说写完后，有的时候是一个故事，有的时候是一个人物，有的时候就是想表达这么一种东西，有的时候好像是想揭露什么。

孙玉虎：那您认为儿童文学能给孩子展现一个真实的人生吗？

夏有志：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我还是希望有点儿温情，有点儿诗意，即便伤感了，有了伤口了，我还得给他裹上纱布，尽管有人说你们儿童文学不够深刻啦之类的，但我还是希望它能给它一个光明的尾巴，就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为什么？今天没有的，明天，我期待着，因为有望望。我们写小说不能让孩子看完了以后想自杀。

但我总觉得我们现在有些东西有点儿回到了《雾都孤儿》那个时代写的那样了，好像这个社会有点儿像那个样子了，全给孩子很甜蜜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不行。但是我又不同意像成人文学那样写完、看完之后，骂一通——孩子的心灵毕竟还是柔软的。

人物



片子不好。儿童文学绝对不是小文学，绝对不是耍小心眼儿，它应该是大智慧，是大美。我的作品可能不够新，但是我追求的是大。

孙玉虎：您是说我们中国还没有出这么一部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作品，是吗？

夏有志：对。也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东西没弄出来，但是我们首先得往这儿走。我们北京市的所有诗人一起开会，大家都说诗，我说我不写诗，但是我读诗，我说我最近看了两首诗，我国台湾地区的儿童诗，一个叫《鸡蛋》：不是球也要滚，啊，破了！太阳流出来了！我说这首诗，你们有吗？第二首是《捉鱼》：我们去捉鱼，河里没有鱼，我们变作鱼，大家捉来捉去。我说这种乐观主义，这种童趣，你们有吗？我想起儿童诗人任溶溶，他这个人也是性情中人，我们在成都开笔会，当时大家都有饭嘛，他却非要空出一顿饭来，说我今天不吃，我要上外面去吃，我吃完之后给《新民晚报》写一个连载——《**成都小吃**》，我这顿饭钱也有了。这个人有意思，作为一

个作家应该有点儿“各色”，与众不同。

孙玉虎：您是学油画出身的，绘画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夏有志：好多东西不能量化，就是说它到底具体给你什么了，所以我就想，我的恩师吴冠中先生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他对艺术的激情。你比方说我们第一次画裸体，他就说这裸体身上有音乐感，有建筑美，而且讲的时候头发都耷下来了，很有激情，很虔诚。有的时候在我写作时，这节奏写着写着就不对了，太紧了，要放松点儿，缓一点儿。



孙玉虎：您的最新长篇小说《**七个人的偶遇**》挑起了很多人的阅读期待，这部作品跟您以往的创作有什么联系？

夏有志：当时我就想，当前的儿童问题，一个吸毒，一个抑郁，一个被拐骗，这几个儿童题材，我对哪个最感兴趣？但我说这话不是一天两天啊，就是脑子里经常碰，碰，碰。那天忽然看到抑郁症，一个电视短片，很短，那些孩子都是一晃而过。很多好作品就是由新闻稿的几行字引发的灵感，我就想写这个。

你要说它跟电影剧本有关系，大概我写的时候是无心中想，的是一场戏一场戏我都让它出人意料，你以为是这样，不对，是那样，到那一节快完了之后，不对，又那么着，绝对让你想不到。所以有的时候我写的小说，责编问我您写的是什么呢？我不告诉你，让你先看。如果我这个蒙不了你，你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了，那我就不要给你了。

孙玉虎：您的作品多数是以精巧的构思取胜，这您做编剧有关系吗？

夏有志：当我一开始爱上文学以后，我对技巧的痴迷，远远甚过内容。我的好多小说是先有激动人心的构思，哎哟，拿什么往里搁呢？包括给《**儿童文学**》的一篇小说《**大风降温**》，那你看不出来吗？就是欧·亨利的痕迹，就是说学生想给老师糊窗户，去了看到老师正给他们糊窗户呢。我写小说，最令我激动的还不是内容，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

电影剧本必须是一个悬念扣着一个悬念，AB的矛盾结束了，C就埋在里头